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主编 高毅 陈丰

# 话说欧洲民族性

FRANÇOIS, PETER,  
MARIA, HENDRICK ET  
LES AUTRES...

[法] 本内迪克特·拉佩尔 / 著

Benedicte Lapeyre

刘玉俐 / 译

高毅 / 校



*François,  
Peter,  
Maria,  
Hendrick et les  
autres...*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主编 高毅 陈丰

# 话说欧洲民族性

FRANÇOIS, PETER, MARIA, HENDRICK ET LES AUT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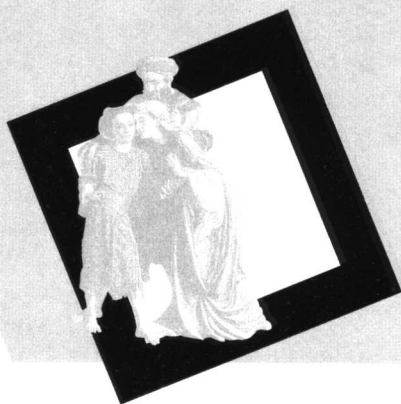
[法] 本内迪克特·拉佩尔 / 著

Benedicte Lapeyre

刘玉俐 / 译

高毅 /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话说欧洲民族性/〔法〕拉佩尔著;刘玉俐译;高毅校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高毅,陈丰主编)

ISBN 978-7-300-07774-1

I. 话…

II. ①拉…②刘…③高…

III. 民族性-研究-欧洲

IV. C9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6893 号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高毅 陈丰 主编

**话说欧洲民族性**

[法] 本内迪克特·拉佩尔 著

刘玉俐 译

高毅 校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5mm×230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1 插页 2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39 000 定 价 22.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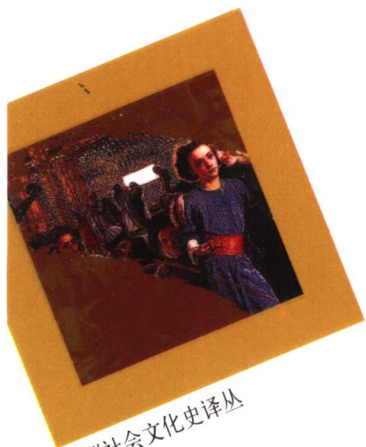
## 关于本书

欧洲正在走向联合。联合是否意味着同一，联合的代价是否将是欧盟各成员国民族特性的泯灭呢？有人为此忧心忡忡。作者在本书中以轻松幽默的笔调消除这些疑虑。

本书作者本内迪克特·拉佩尔长期在欧盟总部教授法语，有机会观察和接触欧盟机构内各阶层来自不同成员国的工作人员，进而深入研究其民族特性。作者认为，欧盟各国人民的那些著名的特点都曾失去它们的实在性，仍保持着迷人的魅力，欧洲不同的民族性格将长期存续并相互友好衬托。

本书文笔清新生动，妙趣横生。作者精彩的阐述，将使你忘却那种只通过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以及博学的社会学著作来进行的关于欧洲人性格的艰苦研究。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荷马的世界》

《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古希腊罗马的娼妓与社会》

《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分析研究》

《中世纪之夜》

《中世纪的旅行》

《话说欧洲民族性》

《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

《法兰西美食——激情的法国美食地图》

《方便处——盟洗室的历史》

《19—20世纪堕胎史》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

策划编辑

潘宇 司马兰

责任编辑

赵建荣 翟江虹

版式设计

王坤杰

书籍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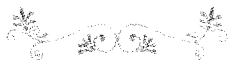
敬人书籍设计

## 总 序

人类历史的发展，世界文明的演进，动力何在？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形形色色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相互碰撞或交往。而自从有了整体的、真正的世界历史之后，人类社会林林总总的交往类型中最具关键意义的，大概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往了。

所以作为东方人的我们，需要了解西方文化。对于我们来说，西方人或西方文化是“另类”，是“他者”，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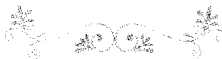
可是何为“西方”？我们知道，这个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说到西方，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欧洲。当然，也有可能同时想到北美，想到澳洲。但那些地方曾经都是欧洲人的殖民地，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社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社会的一种延伸，其文化老根还是在欧洲的。更何况后来还有大量的非欧洲人流入，再加上还有不少本土的原住民存在，以至于那些地方“世界民族杂居”的特点一直就比较突出，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突出。至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族群能否在这些地方真正组合成关系和睦的“世界民族大家庭”，并在此基础上为我们这个地球村打造出一个共同“世界文化”的样板，这事现在还说得不准，但这些地方的“西方”特性已远不如欧洲那样纯粹或典型，却是很显见的。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应该说只有欧洲这一块地方——而这个“欧洲”，常常还只能特指西欧：因为东欧，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在很多方面都和西欧有着本质的差别，很难扯到一起去。



事实上,“西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指的也就是欧洲,而且主要是西欧(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西方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就因为这里在18世纪和19世纪里突然发达起来了,发展出了一种本质上迥异于以往各个时代的“现代”型生活方式,并从此开始引领世界历史新潮流,滥觞了一场至今仍方兴未艾的世界现代化运动——当然这首先是一个“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其间发生过(而且至今还在经常发生)许多令广大“东方”民族难堪不平的事情。所以东方各民族要自立,要奋发图强,要彻底摆脱对于“西方”的从属状态,就必须深入了解西方,了解西方崛起的历史及其根本缘由。

简言之,欧洲既是西方文明的老根之所在,也是现代文明的老根之所在——这就是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欧洲(尤其是西欧)的主要理由之一。此外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欧洲这片土地现在有一种特别的重要性。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欧洲本身也因此惨遭蹂躏,几近万劫不复。但经过战后数十年的改革调整,欧洲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一体化程度极高、囊括了25个主权国家的超国家组织——欧洲联盟,从而有可能彻底告别其数千年战乱不断的历史。欧洲的这一变化,无疑能为人类解决有史以来一直在困扰着自己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提供很多有益的启迪。不仅如此,作为世界之一极而又坚持多元民主原则的欧盟的出现,还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注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健康因素,让世界在抵制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保障和平发展乃至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等方面,增添了不少希望。现代欧洲何以能有如此作为?广大非欧洲的民族和国家应该怎样协调与欧洲的关系以推动一种健康的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这类问题也是时下人们不能不经常考虑到的,而我们编译这套书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希望能为这种思考做一点资料上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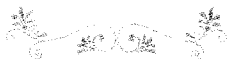
接下来就该说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欧洲的“社会文化史”了。毋庸赘言,要了解西方或欧洲的文明,就不能不了解欧



洲的历史，而了解欧洲历史的第一步工作，通常都是读欧洲人自己写的欧洲历史书——只有读到一定数量、悟出一定道理了，才能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特观点和视角，然后才谈得上做我们自己的研究。可是，欧洲人写的欧洲史著作很多，为何要独重“社会文化史”这一个领域？这里主要有两个理由。

首先，“社会文化史”是当今欧洲史学最前沿的领域，也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欧洲史学界最新潮的学问。我们知道欧洲人的欧洲史研究，至少从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以来就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风气常新，能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和流行的研究方法总是变动不居。这一情况当然并不难理解：史学潮流的变化速率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速率的反映。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顺应时代的史学创新实际上折射着史学界对社会进步的敏感，代表着史学界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重新认识历史的努力，或者说是史学界在新形势下对历史内涵的一种带有现实关怀的刻意发掘，它既体现了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史学研究的一种发展或深化。显然，目前正盛行于欧洲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就具有这样的品质，因而是我们在今天译介欧洲人的欧洲史学作品时不能不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其次，“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对于我们了解欧洲文明的本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价值。所谓“社会文化史”，其实也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依我所见它属于广义的文化史范畴，只是在论述中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之类与人类社会生活相关的因素有所侧重。既然是一种文化史，那它就可能比我们以往比较熟悉的欧洲的政治史或经济—社会史更能深刻地反映欧洲各民族的特性，因为按法国年鉴学派（该学派在20世纪的一大半时间里一直在引导着西方史学的主流）的著名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传统的情性领域，它具有抗拒变化的特征，演变速率极为缓慢，但也正因如此，它能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起到极为深沉有力的制约作用。严格说来，这种“社会文化史”也并不是今



天的欧洲人发明的，实际上它非常古老，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欧洲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那里，在他的那部《历史》中就能找到不少社会文化史的成分。在后来欧洲历史编纂学的流变历程中，也一直并存着文化史和政治史这两股大的传统，而文化史那一脉还曾在18世纪经由伏尔泰的史学实践大大地风光过一阵。只是随着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的勃兴，偏重阐释的文化史学才跌入低谷，出现了偏重史实叙述的政治史学叱咤史坛的局面。不过时过不久，到20世纪初叶就发生了“新史学”对所谓实证主义“传统史学”的反叛，政治史趋于衰落，一种包括文化史在内的总体史开始复兴。但在20世纪中期，“新史学”由于片面注重物质层面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不仅完全排斥政治史，而且还出现了忽视文化史的倾向，逐渐走入“见物不见人”的死胡同，结果又引起了一场新的“反叛”，由此既促成了政治史、叙述史的复归，也唤起了对文化史的重新关注。然而，由于这场造反运动是在以年鉴学派为先导的西方史学主流内部发生的，而且很多造反者本身就是年鉴学派的核心成员，他们反对的只是领袖布罗代尔的上述那种“物化”历史的片面倾向，而无意于触动该学派关于历史时间可以划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以及长时段因素具有最终决定意义这些根本信念，故而他们所倡导的政治史或叙述史以及文化史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也就是都有意识地把不同时段的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都很注意分析各时段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的政治史和文化史其实都是“新”的：从政治史方面来说，由于掺入了对各种长时段的、而且主要是文化的因素的考量，结果兴起的实际上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文化史学”；而从文化史方面来看，由于和短时段因素相关的“叙述史”兴趣的复兴，以往长期被忽视的人物活动以及与此密切相连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活动，也都进入了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这股“社会文化史学”的新潮流。

由此看来，我们这套译丛的推出不仅有可能增进国内读书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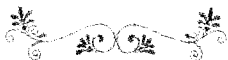


对西方文化的深层次了解，同时还有可能为我国的欧洲史研究——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甚至包括所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提供特别的助力。

当然这还仅仅只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深知，要做好这样一个开放性的译丛，绝非易事。首先，要获得足够多和足够好的选题，就绝不是仅靠一两个编者就能做到的。因此，我们诚恳期望所有关心这套丛书的读者朋友都能来参与她的建设，企盼你们积极提供西方出版界相关的好书讯息，并随时提出你们的宝贵批评与建议——让这套丛书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高毅

写于北京八大处



*Francois, Peter, Maria, Hendrick et les autres ...* by Benedicte  
Lapeyre

Copyright © Edition Albin Michel S. A. —Paris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 目 录

|      |         |
|------|---------|
| 序 言  | ( 1 )   |
| 前 言  | ( 3 )   |
| 群体肖像 | ( 5 )   |
| 德 国  | ( 48 )  |
| 奥地利  | ( 55 )  |
| 比利时  | ( 63 )  |
| 丹 麦  | ( 70 )  |
| 西班牙  | ( 77 )  |
| 芬 兰  | ( 85 )  |
| 法 国  | ( 92 )  |
| 希 腊  | ( 100 ) |
| 爱尔兰  | ( 109 ) |
| 意大利  | ( 116 ) |
| 卢森堡  | ( 124 ) |
| 荷 兰  | ( 129 ) |
| 葡萄牙  | ( 136 ) |
| 英 国  | ( 145 ) |
| 瑞 典  | ( 153 ) |
| 结束语  | ( 161 ) |
| 资料来源 | ( 164 ) |
| 致 谢  | ( 165 ) |



## 序 言

雅克·德洛尔

这个走在联合道路上的欧洲，正在不无艰难地告别它曾经充斥着战争、喧嚣与狂热的历史。但联合的代价是否将是欧洲联盟各成员国民族特性的泯灭呢？肯定不是。

然而，仍有人为此忧心忡忡。许多欧洲联合怀疑论者担心，在全球化潮流的裹挟下，欧洲联盟的法律会迫使我们接受一种可诅咒的、令人生厌的同一性。本内迪克特·拉佩尔这本畅谈欧洲的书，将以轻松幽默的语调消除这些疑虑。

本书的搞笑风格会把人们逗得乐不可支。但有些人乐过之后可能还是会说，不过是些老生常谈罢了。果真如此吗？这恐怕会令一些人暴跳如雷，这些人以为只有在摆脱了一切现存的观念之后才能实现欧洲的联合，因为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旧观念在妨碍这个大陆上的男男女女们去更好地和谐相处。

但不管怎么说，读了本书之后你会发现，欧洲联盟各国人民的那些著名的特点都不曾失去它们的实在性，也仍保持着迷人的魅力。要增进欧洲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深化有利于增强和平气氛的友好关系，就必须承认他人的本真面目，也必须在各民族间进行富有成果的互通有无，这种互通有无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们一直在讲欧洲充满了多样性，因而，对于除了和地理、历史、宗教以及传统相联系的种种差异之外，欧洲还存在着一些



不同的民族性格长期存续并相互友好衬托的现象，存在着众民族之间种种互补关系（它们对许多人来说，本身就是所有那些差异的结果）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感到没什么可乐的了。

而本内迪克特·拉佩尔却能从中取乐。但她在讲述一个民族笑话另一个民族的段子时，完全不像一些笑话集中的同类段子那样低级趣味。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使这些所谓的“老生常谈”变得有血有肉了，从而使发生在欧洲的这个史无前例的主权国家间的统一进程变得更加有声有色。这个统一进程既不会诉诸战争，也不会通过一国对另一国的占领来实现。

本书文笔清新生动，妙趣横生。作者精彩的阐述，将使你忘却那种仅仅通过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以及博学的社会学著作来进行的关于欧洲人性格的艰苦研究。

因此，读过本书的欧洲人也许都会受到一些启发，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生活在一起。这对于我们的未来，对于欧盟制度的改善，对于一些宏大的政治目标的实现，都是十分重要的。



##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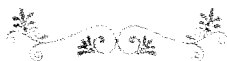
本书的初衷是讨论一些有关口语交际的问题，主要涉及欧洲联盟成员国语言的差异。笔者在欧洲联盟委员会教授法语已近15年，因此有机会观察大量来自欧盟不同国家、不同年龄、受过不同教育的不同阶层的官员。作为教师，我有机会接触从欧盟委员会委员到门卫，从司长到他们的秘书。这里的教师并不属于欧盟本身的工作人员，这种身份为我观察欧盟机构内各阶层的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写作是件美妙的事，但写自己身边的事，把握起来比较难。要想理解不同国家的表达方式，首先要了解它的人，因为人是文化和历史元素的载体，因此又要了解每个人的来源和特性。在写作的过程中，渐渐的，我被带到了我本没有想涉足的领域，真可谓是一次奇妙的探险。每个国家落实到文字上只有寥寥数行，但要通过这几行来勾画出其特质，却要事先研究透它的方方面面，在它的历史与时空中遨游。我承认，既要重温早已淡忘的基本知识，又要学习新的东西，问题层出不穷。各国的地图叠合起来，各种潮流汇集到一起，一个整体的概念随即产生了，欧洲也呈现出现在的面貌。很快我意识到，各成员国的历史紧密相连，应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首先是北欧国家，然后是欧洲的心脏，最后是地中海国家。在每个国家的背后都有一些人的名字，这些人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造就了他们祖国的历史。书中在谈完每个国家后都加了一篇短文，这个想法是在翻阅了一部欧洲文学史后萌发的。这些短文有的很有名，有的则不怎么有名，它们或鲜明地代表着本国的特点，或仅仅是一篇



美文。还有一个朋友、一个个大学生浮现在眼前。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传承着欧盟的这份遗产，特别是那些决定来欧盟机构一起工作的人。他们有的离开了蓝色的地中海、康尼玛拉<sup>①</sup>的湖泊，有的告别了北欧的林海雪原和子夜的太阳，来到比利时这个平坦的灰蒙蒙的国家，他们如此的不同又如此的相似，操着不是母语的语言一起工作着。

---

<sup>①</sup> 指爱尔兰西部。——译者注



## 群体肖像

一天，一群富于幻想的伟大的政治家突发奇想，决定“创建”欧洲。人们再也无法忍受那些使生灵涂炭、摧毁青年的战争。这些战争虽不再持续百年之久，但却一次比一次更血腥更残酷。必须结束这些战争了。敌对的兄弟将埋葬战斧。法国人和德国人以煤和钢为基础开发共同的能源。其他人决定参与这一旅程。这是一个具有人文主义、美好而宏伟的思想。但另一个宿敌，我指的是英国，却在观望。应该说煤钢联营这件事情的前景是诱人的，但山姆大叔对此却并不赞同。血缘关系还是很重要的。为了吃青蛙的人<sup>①</sup>和吃香肠的人<sup>②</sup>而使老大哥不高兴值得吗？

前面已经讲明，本书并非学术或历史著作，只是想通过对那些决定走到一起工作的欧盟人（有的已经 50 多年了）的行为的探究，来为自己找点乐子而已。

我们彼此难道如此不同吗？如果是的话，那又是为什么呢？到底有没有统一的欧洲文化？我们是不是生来就是要在了一起生活的呢？对于最后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对于一对青年夫妻来说，说他们的婚姻不会持久是不合适的。本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追根溯源，来分析我们欧洲人的异与同。

“必须创造一个联合的欧洲”，“建设联合的欧洲是我们的责任”，“欧洲联合的事业在前进”。

---

① 英国人给法国人起的绰号。——译者注

② 英国人给德国人起的绰号。——译者注

